

網絡時代成名，有一條捷徑，一裸成名。這彷彿是這個時代的流傳，有傳奇性，讓人不舒服，卻又難以避免。所有的裸，都帶有傳奇色彩，或明或暗的寓意，紛紛迷亂人眼。至於一裸所獲的名，是善是惡是美是醜，那就看各人所好所惡了。

有一對農民工也在網絡裡裸自己，光着膀子，眼微閉，滿是沉醉，十分投入地對着一個話筒，從嗓子深處吼出自己那充滿蒼涼的歌聲，其中一位手裡還夾着一支正燃着的煙……

想必你已經猜出來了，這就是在二〇一一年央視春晚舞台上大放異彩的農民工組合——旭日陽剛。他們是當下一「裸」成名的典範，只是他們裸的不僅僅是自己的胸脯，更有隱在胸膛裡的那顆火熱的心，以及心底那永不放棄的歌唱夢想。

兩個卑微的人，一樣火熱的心，因為愛好音樂，「旭日陽剛」在打工的北京相遇，擦燃起對歌唱的狂熱和激情，於是，上演了一段網絡時代的夢想傳奇。

旭日陽剛，四十五歲，河南省民權縣北關鎮王村農民。打小就愛唱歌，平生所掙得的第一筆錢，就買了一把吉它。王旭迷戀唱歌，一直被人視為不務正業的異類，飽受冷言冷語。親戚給他介紹對象，沒處多久，人家就踹了他，理由很簡單，光唱歌，沒出息。成家後，王旭對歌唱的熱度不減，丟下家裡的果園，一度遊蕩樂友的朋友組建了一個歌舞團，到各地賣唱，卻是入不敷出。之後，繼續回家種果樹，半道樹苗夭折，結局慘淡。改種莊稼，還是不行。萬般無奈，背井離鄉，外出打工。

到大西北做搬運工，建築工地的小工，苦點累點，他倒覺得沒什麼，主要是生活沒有亮色，歌喉得不到舒展。二〇〇〇年，王旭夢到去北京打工，燒鍋爐，擺攤賣水果和煎餅，日子總在湊合中飛逝。六年後，他才在一家醫藥公司謀得看管一職，生活稍稍安穩了些。一得空閒，他就去公主墳、禮上路等處的地下通道唱歌，成為北漂一族中的流浪歌手。

陳志宏

文化經濟

唱給春天的歌

剛者，劉剛，三十歲，黑龍江省穆稜縣八面通農民，打小因父母離異，與奶奶相依為命，直到十三歲才回到父親身邊。小時候，他喜歡用奶奶的錄音機放歌，跟着旋律哼唱。學生時代，做文藝委員，用自己的歌聲引領快樂，成了同學眼中的「一歌王」。十八歲那年，劉剛一身橄欖綠從軍，當了一名武警。他自學了吉它，自彈自唱，悅己娛人，沉迷於音樂世界。上司看重他的音樂才華，下令他教戰友們唱軍歌。退伍後，劉剛在牡丹江做過服務員當過保安。

後來，追尋歌唱夢想，來北京打工。沒做幾天保安，就因公司不景氣，離職去地下通道擺攤賣光碟。最窮的時候，兜裡沒一分錢，沒辦法，他把鋁鍋賣了二元錢，買吃的。就是這樣，他仍然堅持做流浪歌手，在過街通道、地鐵站台唱歌。

那一天，劉剛在復興門的一個地下通道裡正唱得入迷，王旭拿着吉它走過來，急問：「兄弟，啥時候能唱完？我想接他走過來。」劉剛：「哥們兄弟吧了，我之後這地兒已經有人了，咱搭夥一起唱吧！」

音樂結緣，一南一北的兩人外來留京的農民工，走到一塊，成了唱友，並貼上「北京流浪歌手」的標籤，將自己的歌唱視頻傳到網上。可是，這樣的標籤，做冒名者，後來，聽朋友勸，正式起名為「旭日陽剛」。

二〇一〇年八月，「旭日陽剛」在簡陋的出租屋裡唱《春天裡》，當時，天太熱了，他倆光着膀子，隨意率性地唱。

朋友喜歡在一旁聽他們的歌，舉起手機拍着，要珍藏留日後細看。第二天，朋友將這段很粗糙的手機視頻傳到網上，希望更多的人喜歡自己的歌。一切朝着他們意料之外的驚奇方向發展。當天，點擊率高達二十多萬，之後更是驚人地突破百萬大關！億萬網友為這二位在出租屋裡唱了一個MV，在網上再次掀起追逐的熱潮，微博裡都轉瘋了。《春天裡》原唱汪峰為他們的歌聲打動，邀請他們參加二〇一〇年央視春晚。

旭日陽剛火了，堅守多年，終於踏上登頂成功的階梯！他們的熱愛化作片片歌聲，飛進在聽原本有些麻木的耳膜，喚醒生命深處的沉睡已久的狂放和灑脫，讓世人終於明了，歌還可以這麼本真地唱。生活裡不能沒有歌聲。

苦唱多年，這對歷經磨難的農民工兄弟，終於找到一首唱給春天的歌，而且，不經意間，唱來自己人生的春天。

兜兜轉轉的人生，在迎來成功之前，莫不是長久的耐苦，持久地堅持，永久地熱愛……我們期待成功，就是找準一個方向，順着有光的地方，尋覓人生的出口，持續地走下去，方可踏入成功的佳境。就像旭日陽剛一樣，唱着春天的歌，走進成功，感受明媚春光，感受人生美好。

賈平凹「辭宴書」

汪金友

自由談

每個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飯局。有些欣然前往，有些不得不去，也有些藉故推辭。但作家賈平凹，卻不去，反而給飯局的組織者寫了一篇「辭宴書」。主要內容如下：

「今晚專菜館的飯局我就不去了。在座的有那麼多領導和款客，我雖然是局級，但文聯主席是窮官、閑官，別人不裝在眼裡，我也不把我眼裡裝上，哪能敢稱做同僚？若去了，他們西裝革履我一身休閒，他們坐小車我騎自行車，他們提手機我背個挎包，於我覺得寒酸，於人家又覺得我不合群，這飯就吃得不自在了。」

「酒席上誰是上座，誰是下座，那是不能亂了秩序的。且常常上座的領導到得最遲，菜端上來得他到不了方能開席。我是半年未吃海鮮之類，見方龍蝦海蟹就急不可耐，若不自覺先伸了過去如何是好？」

「誰開敬酒，先敬誰，順序不能亂，誰也不得漏。我又怎麼記得住哪一位是政府人，哪一位是黨裡人？而且又要說敬酒詞，我生來口訥，說得不得體不會起立，說不得體又落落做慢。敬領導要起立，一人敬全席起立，我腿有疾，幾次起立坐下又起來我難以支持。」

「我又不善笑，你知道，從來照相都不笑的。在席上當然要笑，那笑就易於皮笑肉不笑，就要冷落席上的氣氛。更為難的是我自患病後已成了酒，若領導讓我喝，我不喝拂他的興，喝了又傷我身子。即使是小事先在我杯中盛白開水，一旦發現，那就全沒了意思。」

「官場的事我不懂，寫文章又常常領導不滿。席間人家若指導起文學上的事，我該不該拘了筆來記錄？該不該和他辯論？說不是，說不是也不是。我這般年紀了，在外隨便慣了。」

「其二，覺得自己的表現好笑。想一想，如果遇到賈平凹這樣的飯局，自己去還是不去？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去。不但去，而且還會陪着笑臉敬酒，窮盡詞彙讚美。平日裡，大家都討厭阿諛奉承，都反對卑躬屈膝。但要真到了領導面前，有幾個人能把握住自己？誰也不用笑話誰，因為我們的命運，很多時候都掌握在別人手裡。」

今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萬眾矚目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究竟如何，它有哪些特點和亮點，到底能為百姓帶來哪些看得見的好處？對此，溫家寶總理在今次全國「兩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作了回答。許多人認為：「十二五」規劃的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和亮點是「一升一降」：與「十一五」設定的指標相比，「十二五」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目標，將從百分之五提升到百分之七以上；而年均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將從百分之七點五降至百分之七。「升」是加快步伐，「降」是放慢腳步。

筆者特別注意到的是「十二五」期間年均經濟增長要放慢腳步的事。當然「快」與「慢」是兩個相對的概念，比起「十一五」經濟的快速增長，「十二五」的預期目標是「慢」了些，但年均增長百分之七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來其實並不「慢」。筆者認為，這裡的「慢」卻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結果。這正如全國政協委員詹國樞所分析的：從客觀形勢看，中國經過三十餘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的破壞污染，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而從主觀認識看，主動調低發展速度，除了為今後的改革建設留下更為從容的發展空間外，主要也是出於對民生問題的充分考慮，以及對於提高城鄉居民幸福指數的考慮。總之，是以人為本，為了民生。

對經濟建設發展速度，一定要講科學，要從實際出發，用理性把握分寸。這我們已夠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一味追求「多快好省」，結果帶來三年困難災荒，光餓死的人就不少。有時「快」不一定比「慢」好。

古云：「欲速則不達」。搞經濟建設不能老強調「高速度」，更不能盲目「大躍進」。在不少具體事情上往往是「慢工出細活」，慢反而比快好。譬如文學創作，慢寫能出精品，快寫只能出文字垃圾。

在建設事業上，科學發展觀告訴我們要快慢適度；而對於百姓的生活而言，除了收入增長、各方面條件改善盡可能快些外，生活態度倒崇尚慢。說實話，在當下社會中，人們在競爭性極強的環境裡「快節奏生存」，生命被拉緊和拉長，以至生出對「慢」的高度渴望。

如今人們生活條件好了，參加旅遊團旅遊的人越來越多，但回來的人都有「太快」的抱怨：導遊總把遊客當鴨子那樣的趕，一個景點一個景點穿梭而過，根本看不仔細，只有浮光掠影，回來早就忘了，算不上真正的旅遊生活。當然也有慢的時候，那就是導遊帶你到他的特約商場。

慢生活就是閒適，就是放鬆，能增壽益年。有人把「打太極拳」當作修養詞使用，就是因為它的動作極為悠緩。然而近年來無論在公園或廣場，或家庭庭院，早晨打太極拳的人越來越多，為什麼？就因為這一流傳中國千年的拳術，能健身延年，尤為老年人喜愛——追求慢生活。

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已經歷了太多的快節奏，已取得太多「快」的成果，於是開始有人反思一個「慢」字。慢，不僅是一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社會和工作哲理。如科學上的許多發現和技術上的許多發明，都是「慢」出來的；「快」的結果多是學術不端、造假。如何快慢相濟、「慢」得必要合理？確實很值得研究。

話說「慢」

余仁杰

如是見

今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萬眾矚目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究竟如何，它有哪些特點和亮點，到底能為百姓帶來哪些看得見的好處？對此，溫家寶總理在今次全國「兩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作了回答。許多人認為：「十二五」規劃的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和亮點是「一升一降」：與「十一五」設定的指標相比，「十二五」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目標，將從百分之五提升到百分之七以上；而年均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將從百分之七點五降至百分之七。「升」是加快步伐，「降」是放慢腳步。

筆者特別注意到的是「十二五」期間年均經濟增長要放慢腳步的事。當然「快」與「慢」是兩個相對的概念，比起「十一五」經濟的快速增長，「十二五」的預期目標是「慢」了些，但年均增長百分之七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來其實並不「慢」。筆者認為，這裡的「慢」卻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的結果。這正如全國政協委員詹國樞所分析的：從客觀形勢看，中國經過三十餘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的破壞污染，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而從主觀認識看，主動調低發展速度，除了為今後的改革建設留下更為從容的發展空間外，主要也是出於對民生問題的充分考慮，以及對於提高城鄉居民幸福指數的考慮。總之，是以人為本，為了民生。

對經濟建設發展速度，一定要講科學，要從實際出發，用理性把握分寸。這我們已夠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一味追求「多快好省」，結果帶來三年困難災荒，光餓死的人就不少。有時「快」不一定比「慢」好。

古云：「欲速則不達」。搞經濟建設不能老強調「高速度」，更不能盲目「大躍進」。在不少具體事情上往往是「慢工出細活」，慢反而比快好。譬如文學創作，慢寫能出精品，快寫只能出文字垃圾。

在建設事業上，科學發展觀告訴我們要快慢適度；而對於百姓的生活而言，除了收入增長、各方面條件改善盡可能快些外，生活態度倒崇尚慢。說實話，在當下社會中，人們在競爭性極強的環境裡「快節奏生存」，生命被拉緊和拉長，以至生出對「慢」的高度渴望。

如今人們生活條件好了，參加旅遊團旅遊的人越來越多，但回來的人都有「太快」的抱怨：導遊總把遊客當鴨子那樣的趕，一個景點一個景點穿梭而過，根本看不仔細，只有浮光掠影，回來早就忘了，算不上真正的旅遊生活。當然也有慢的時候，那就是導遊帶你到他的特約商場。

慢生活就是閒適，就是放鬆，能增壽益年。有人把「打太極拳」當作修養詞使用，就是因為它的動作極為悠緩。然而近年來無論在公園或廣場，或家庭庭院，早晨打太極拳的人越來越多，為什麼？就因為這一流傳中國千年的拳術，能健身延年，尤為老年人喜愛——追求慢生活。

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已經歷了太多的快節奏，已取得太多「快」的成果，於是開始有人反思一個「慢」字。慢，不僅是一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社會和工作哲理。如科學上的許多發現和技術上的許多發明，都是「慢」出來的；「快」的結果多是學術不端、造假。如何快慢相濟、「慢」得必要合理？確實很值得研究。

比不來孩子的優秀

滿園春色關不住 (攝影) 李波



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為人父母者，想必對此都感同身受。可是，教育起孩子來，卻無一例外落下一個通病，愛將自己的子和別人的孩子比較：「別人家的孩子怎麼怎麼（好），而你卻這麼這麼（糟）！」

無怪乎，一個名為《別人家的孩子》的帖子迅速走紅網絡！「從小我就有個宿敵叫『別人家的孩子』。這個孩子從來不玩遊戲，不聊QQ，不喜歡逛街，天天就知道學習。長得好，又聽話又溫順，回回年級第一，不讓人操心……」

此帖的火爆，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父母的育兒過程中，普遍存在心急和焦慮。一急之下，就將「別人家的孩子」的好，來映襯自己孩子的歹。到後來，也不管別人家孩子到底好在哪裡，是不是真有那麼好，就隨口胡編，滿嘴跑火車。

也許，父母們過於迷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生急忽略了「人比人，氣死人」所帶來的內心傷害。是父母在教育孩子方式方法欠缺，更是競爭激烈的當下，望子成龍所形成的心理焦慮。揚別人家的孩子，貶損自己的孩子，初衷是好的，目的也是好的，無非是想讓孩子「知恥而後勇」，在自省自知中不斷進步，在靠近榜樣的同時，登頂成功。

然而，「別人家的孩子」到底好在哪，為人父母者卻頗為迷茫，大都是自己臆想罷了。「別人家的孩子」的好，羅列出來，無非就是——聽話，懂事，好學，成績好，能考上名牌大學等等。都說華山不只一條路。成功的路徑，又何止千萬呀？別人家孩子的好，就真的是成功的典範嗎？我看未必。再有，一些父母虛構出「別人家的孩子」好來激勵孩子，這不是引孩子走向成功，而是在用謊言搭橋，到底能引孩子去何方呢？想來都有些害怕。

先擱置「別人家的孩子」的諸種好，單說父母將自己與別人家的孩子比較，這很容易讓孩子產生逆反心理。孩子一旦逆反起來，再怎麼教育，或者說教訓，都難於取得成效。

誇別人家的孩子，貶自己家的孩子，這種「揚短避長」式的「激勵教育」，我看還是少一些為好。盲目地橫向「攀比」，很難比來孩子的優秀，甚至適得其反。

不怕貨比貨，就怕人比人。為了自己的孩子健康快樂成長，還是少拿自己孩子的短和別人家的孩子的長作比較吧，應該更多地將自己孩子今日的優去比過去的劣，讓孩子在獲得成就感的同時，自信自主地選擇適合自己的成才之路。

莫讓「別人家的孩子」成為自己孩子的宿敵，教育專家告訴我們：「任何別的孩子成功案例僅供參考，決不能試圖拿來複製。要結合家長自身的特點，不能『刻舟求劍』照搬成功模式。家長應該多關注成功者的外部因素，努力營造與之相似的家庭環境，不要再讓「別人家的孩子」成為你孩子的「宿敵」！」

話說奢侈稅

馬佳

東西走廊

台灣近日順利通過「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奢侈稅）草案，而且非常罕見地「藍綠一條心」，引起海內外熱議。該奢侈稅包括對兩年內轉移非自用住宅房屋或土地將課徵百分之十五、一到兩年內課徵百分之十的特種稅。

開徵奢侈稅在國際上已成潮流，目前已有美國、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亞、韓國、日本、保加利亞等國實施奢侈稅，課徵項目包括珠寶、皮草、名表、豪華汽車、船舶及飛機等，稅率從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十三不等，其目的是拉近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

美國是最早出台奢侈品消費稅的國家，奢侈品稅

成爲聯邦政府調節生產消費和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美國，價格超過三萬美元的汽車就要徵收百分之十的奢侈稅。瑞典的消費稅較高，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對於昂貴的奢侈品，交納的消費稅更高。美國NBA等四大聯賽球星的薪金包括工資和奢侈稅，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是「工資帽」，百分之五十五就是奢侈稅界線。球員工資總額超出奢侈稅的部分，將按百分之一百的比例扣除奢侈稅將會，即超出一美元就得繳一美元稅金，嚴厲程度可見一斑。

日本人的貧富差別並不大，也是一個比較務實、節儉的民族，但日本的「奢侈稅」卻很嚴格，居民在餐館用餐超過一定標準就要繳納奢侈稅，此舉有利於在國民中營造一種厲行節約的氛圍，鋪張浪費被認爲是一種可恥行爲，所以在日本的消費場合，很少見到大吃大喝揮金如土的情景。保加利亞政府於去年作出決定，開始徵收「奢侈稅」，其奢侈稅包括對一百五十馬力以上或排量在三點以上的汽車、遊艇和二百五十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徵收「特別稅」。

在香港，為控制房地產漲趨勢，特區政府於去年十一月推出房產調控新政，在既有最高百分之四點二五印花稅基礎上，針對六個月內、六至十二個月及十二至二十四個月內轉售的住宅開徵額外印花，稅率分別爲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五。新加坡也在今年元月將四年內轉手的非自用房地產印花稅，由原來的百分之三大幅提升至第一年內百分之十六、第二年百分之十二、第三年百分之八、第四年的百分之四。

貓頭鷹

冰谷

宿營附近的膠林常傳來貓頭鷹「咕咕咕」的叫聲，每當夜色靜靜來臨的時候，又來了，那令人討厭的傢伙！

團丘這麼鬧，偏偏飛到這裡來打擾！

聽到牠的聲音就不舒服。假如我有枝槍，先要將那傢伙幹掉！

每次當聽到貓頭鷹的嘶叫，人們總是議論紛紛，說許多近似詛咒的話；而且有時候，還有人拿着手電筒，撿了木棍和石塊去追趕，但是隻多只鳥一閃，貓頭鷹又再出現！

貓頭鷹是飛禽中的龐然大物，在膠林裡被目為可惡的夜鳥，和烏鴉一樣不受人們歡迎。貓頭鷹很怕陽光，白天藏在陰暗的地方，不敢出來活動；直到入夜，牠們才四處飛出覓食。牠們以捕獵老鼠和蚊蟲過活，對人類有除害之功的惠澤。然而，人們卻總把貓頭鷹當作烏鴉的學生兄弟，對牠們沒有半句讚語。

貓頭鷹與禿鷹一樣，有鈎狀的嘴，兩扇巨大的翅膀，身形像鳥，頭像貓，這本來已經夠怪異恐怖了，加上兩個深陷的眼眶，燈籠般的大眼睛，使貓頭鷹的面目顯得益加猙獰可怕。尤其在晚上，那兩盞眼燈被火光照射到，閃着炯炯的綠光，見了令人毛骨悚然！

在所有的鳥類之中，我想貓頭鷹的叫聲最響亮難聽的了。如果在萬籟俱寂的深夜，那「咕咕」的叫聲，悠長又深沉，數里之外都可聽到，有震動山林的磅礴氣概呢！

人們討厭貓頭鷹，就是因為牠和烏鴉一般，長着難看的翎翎和不堪入耳的叫聲嗎？這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人類既自認爲萬物之靈，當然有超越其他動物之靈，對自然的青紅皂白喜惡厭惡，自然會有很明確的判斷和分析。可是，牠們不但抹煞了貓頭鷹對我們的功勞，忽略了牠們捕捉老鼠蚊蟲的辛苦；卻因為牠們的叫聲覺得恐怖而產生厭惡，所以囑罵與詛咒。

這就是我們的人生思維？這就是我們自認爲萬物之靈的人類？我茫然，也感到無限驚愕。

一日午後，我從午睡中醒來，屋前圍着一群人。我走上前一看，只見地上躺着一隻貓頭鷹，顯然是身受槍傷，看來奄奄一息了，但傷口留下的絲絲血痕依然鮮紅；牠的身邊還有兩隻嗷嗷待哺的雛鳥，張開黃口吱吱叫。雛鳥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想借哀鳴獲取食物充飢吧！

「我到河邊撿木柴，在樹叢裡發現了一個鳥窩，原來就是夜晚出來啼叫的貓頭鷹。」膠工洋洋得意繼續說：「真是命中注定，剛巧有個獵人經過，一槍就給打下來了！」

他向圍觀的眾人解說，好像他已替國兵除去大害，從此夜間大家能睡安寧了。

「快來收拾這兩隻小傢伙！」他向小孩子招手。

小孩子聽到，一起蜂擁而上，唧唧喳喳，將地上的兩隻小貓頭鷹打成肉泥。

近來，果然貓頭鷹深沉的叫聲稀落了。

人們的愛憎是很難捉摸的。那些成群結隊飛到稻田裡偷吃穀子的斑鳩，人們不但詛咒和厭棄，反而飼養在籠子裡，恩寵有加，欣賞牠們的歌聲，免遭殺戮。每次當我經過膠工的長屋，看見門前鳥籠裡的斑鳩，我總不禁會想：貓頭鷹和烏鴉，是最可憐的動物！

域外漫筆

人類既自認爲萬物之靈，當然有超越其他動物之靈，對自然的青紅皂白喜惡厭惡，自然會有很明確的判斷和分析。可是，牠們不但抹煞了貓頭鷹對我們的功勞，忽略了牠們捕捉老鼠蚊蟲的辛苦；卻因為牠們的叫聲覺得恐怖而產生厭惡，所以囑罵與詛咒。

這就是我們的人生思維？這就是我們自認爲萬物之靈的人類？我茫然，也感到無限驚愕。

一日午後，我從午睡中醒來，屋前圍着一群人。我走上前一看，只見地上躺着一隻貓頭鷹，顯然是身受槍傷，看來奄奄一息了，但傷口留下的絲絲血痕依然鮮紅；牠的身邊還有兩隻嗷嗷待哺的雛鳥，張開黃口吱吱叫。雛鳥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想借哀鳴獲取食物充飢吧！

「我到河邊撿木柴，在樹叢裡發現了一個鳥窩，原來就是夜晚出來啼叫的貓頭鷹。」膠工洋洋得意繼續說：「真是命中注定，剛巧有個獵人經過，一槍就給打下來了！」

他向圍觀的眾人解說，好像他已替國兵除去大害，從此夜間大家能睡安寧了。

「快來收拾這兩隻小傢伙！」他向小孩子招手。

小孩子聽到，一起蜂擁而上，唧唧喳喳，將地上的兩隻小貓頭鷹打成肉泥。

近來，果然貓頭鷹深沉的叫聲稀落了。

人們的愛憎是很難捉摸的。那些成群結隊飛到稻田裡偷吃穀子的斑鳩，人們不但詛咒和厭棄，反而飼養在籠子裡，恩寵有加，欣賞牠們的歌聲，免遭殺戮。每次當我經過膠工的長屋，看見門前鳥籠裡的斑鳩，我總不禁會想：貓頭鷹和烏鴉，是最可憐的動物！